

歷史的B面

第三隻眼的另類史觀

讀史有如盲人摸象。
余秋雨摸到了一把亂毛，
而我則摸到了大象的生殖器。

聶作平◎著

聶作平著

歷史的B面

第三隻眼的另類史觀

時英出版社

歷史的 B 面 / 聶作平著.-- 臺北市：時英，
2002[民 91]
面；公分

ISBN 957-8890-86-9 (平裝)

1. 中國－歷史－論文, 講詞等

617

91005152

歷史的 B 面



著 者：聶 作 平
出版者：時 英 出 版 社
平面設計：吳 亭 萱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88 號 3 樓之 1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 2944 號
電 話：【02】23637348 © 23634803
初 版：2002 年 4 月
定 價：200 元
I S B N 957-8890-86-9

序：健忘時代的追思

真正的流星只有一顆，
你們見到的全都是幻影。

——題記

這是一個健忘的時代。

在健忘的時代裏奢談歷史是一件有些迂腐而危險的事情，正如向一個妓女宣講貞操，或是企圖向和尚推銷梳子。

因此我不知道最終將會是一些什麼樣的讀者買下和閱讀了這本小書，一部書一旦送到市場，它就已經像一個嬰兒被剝離了母體，從此與那位生產她的母親天各一方。我惟有憑藉想像和虛擬，才能遙遠地抵達你們——在一個健忘的時代裏關心歷史與往事的讀者們。

中國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國家，從古老的《左傳》、《國語》開始，歷史的河流事實上也是一條史書出籠的河流。但在多年以後的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歷史，審視先人們的舊事時就會發現：這些歷史的典籍往往顯得有些面目模糊、表情可疑。因此我們忍不住就要發問：在

黑暗的歷史的河流上，事實的真相真的就是如此這般嗎？或者，是否還有一些我們所不知道、不明了的東西潛藏在發黃的史書後面？再或者，我們解讀歷史的角度是否可以超越那些一本正經的教授？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千百年來，所有的史學家們所面對的歷史事件基本一致，但卻有許多截然不同的史書面世，內在的因素便是史學家們各自的立場不同。這比如盲人在摸象，自然有人摸到了象鼻，有人摸到了象腳，還有人可能摸到了象的生殖器。象鼻、象腳和生殖器當然都是大象身上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它們並不代表真實的大象本身。

去年，我曾出版過一本眾說紛紜的書：《審判余秋雨》。其實，坦白地說，對余秋雨的文筆我還是欣賞的，比如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但是，我不滿意的是余教授撫摸歷史這頭大象的方式，在他的所謂撫摸之中，更多的其實是想像與誇張。因此，余秋雨摸到了一把歷史之象的亂毛。而我，我想我可能摸到了大象的生殖器，雖然有些不雅，但它畢竟是大象的一部分，而且是絕對重要的一部分，它可能會帶來某種久違的激情和騷動。這已足夠做一次冒險的撫摸。

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真正地摸到完整的大象，不可逆的歷史因其不可逆而變得神秘莫測又花樣百出。正是這種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歷史觀察方式，使我一直保持著從少年時開始的對

III 序：健忘時代追思

歷史的極大興趣，並在多年後的今天，不合時宜地寫下這麼一部書。再強調一遍：這是一個叫聶作平的傢伙所摸到的歷史的大象身上的某一個部位，它不是完整的大象，但它一定是大象身上某個絕對重要的部分。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四日

沒有情人只有史書和疲憊的情人節

目錄

序：健忘時代的追思	
962年的三個男人	1
崇禎：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	17
大明的殘忍	33
可怕的海瑞	47
漢武故事	59
凝視怪胎：陰影裏的中國宦官	75
昏君個案	97
脆弱的盛世：讀《叫魂》	117
歷史的碎片：重讀《萬曆十五年》	125
比南方更南	139
被牌坊聖化的苦難：中國的烈女們	159

英雄輓歌：戚繼光和一個時代

如果再回到從前

太陽依舊上升

一個王朝的病變：梃擊案與大明的覆亡

書呆子改革家

屈辱的和平

一個政治流氓的發家史

雲霄中的羽毛

我願意生活的十個時代

1
7
5

1
9
1

1
9
9

2
1
3

2
2
7

2
4
1

2
5
5

2
7
3

2
9
1

九六二年的三個男人

九六二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即將結束前的黎明。湧動的黑潮裏，那些幾乎快要忍受不住了的人們終於看到了一絲熹微的亮光。自唐末以來近百年的戰亂就要結束了，或者說，已經有人正在考慮並著手實施如何讓這百年的暗夜閣上帷幕了。

九〇七年，顯赫一時的大唐王朝終於被它的臣子朱全忠（這個名字對朱本人和大唐帝國來說都是一種惡毒的諷刺）推翻，從此以後幾十年間的歷史，太多的紛亂與接連的篡權，就連飽看世態滄桑與千古興亡的史官們也常常忍不住要嗚呼嗚呼地感嘆一番，所謂「唐室既衰，五季迭興，凡易八姓，紛亂天下五十餘年」者是也。

天下蒼生何其沈痛與不幸：這五十年裏，一個個軍閥你方唱罷我登臺，山河被肢解，生靈被塗炭，一個個自封的皇帝們殺人作戲，敲骨吸髓。芙蓉帳暖，折磨著可憐的女人們柔弱的胴體；銅雀春深，聆聽著戰鼓伴奏下的《玉樹後庭花》。昨天還是聖上，今天就可能是昏君；今天還是無賴，明天就可能成爲人主……，所有的人文倫理和道德信仰都已在搏取生存空間的實用法則下被踐踏、被污辱，人們只能像狗一樣屈辱地活著。

但是，古人早有斷言，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到了天下一統，與民休養生

息的時候了。西元九六二年，統一的跡象正如啓明星象徵著早晨的到來一樣，它也表明了天下就要歸於一統。在這個將要完成統一大業的偉人到來之前，九六二年，有三個男人都有力量統一天下，都有成爲這個偉人的可能。

西元九六二年，歲在壬戌，這一年天下似乎沒有發生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這一年，是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第三個年頭，年號建隆。這一年，除了宋太祖的趙宋定都開封外，中國境內還有大大小小六個割據政權，它們分別是南唐、吳越、後蜀、北漢、南漢、荆南。吳越和南漢以及荆南，均不過是當地軍閥趁著唐末五代之亂而擁兵自重，本身只求自保而無力一統天下，北漢則更是在遼國的全力庇護下才能苟延殘喘。稍微像樣一些的只有南唐和後蜀。與趙匡胤同時分庭抗禮，同樣有可能成爲統一大業領導人的，也就是南唐後主李煜和蜀後主孟昶。

九六二年的秋夜，中國有三位位極人臣的男人睡不著。一個是趙匡胤，他在疆域圖前徘徊，在堆積如山的文件前思索。在洗過一把冷水臉之後，他心潮起伏，思緒萬千，他知道自唐末以來數十年的分裂將在他的手裏劃上一個句號了。一個是孟昶，這位命令在他所居住的成都的城牆上遍植芙蓉的小國之君，恨日光之熹微，遂不得不與他寵愛的花蕊夫人秉燭夜遊，

夜夜笙歌。還有一個是大詞人李煜，他在金陵城那座收藏著無數古人字畫和書籍的皇宮裏，和文學侍從以及大小周后一起，吟詩作詞，揮毫潑墨，爲了一句工整的對仗而煞費苦心，而小周后爲他獻上的一曲早已失傳的《霓裳羽衣曲》，更令這位文人皇帝樂不自禁。

九六二年的秋天寒冷而乾燥，三個男人在中國的三個方向，熬著三種完全不同的夜。

宋太祖趙匡胤的江山是從後周手裏奪來的，而後周的天下，其實只有整個中國的十之三四，東至大海，西至陝西，南至長江，北鄰河北，區區一百一十八州，且這一百多個州，還是由十幾個擁兵自重的節度使分別管理著，那位滅亡了大唐的朱全忠就是一位節度使。此外，中原地區多年戰亂，民不聊生，國力甚是薄弱。與此相比，後蜀和南唐已承平多年，人民富有，國庫豐盈，真正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也。西元九六二年，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趙匡義，即後來的宋太宗，以及一代名相趙普和重要將領曹彬等人，確立了統一中國的戰略：先取兩湖，平後蜀，再滅南漢和南唐，最後取吳越。宋太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接，帑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

孟昶的祖父孟知祥，原是五代的後唐莊宗手下的西川節度使，在唐莊宗倒臺後，他利用天府之地國富民殷而又地處偏安的優勢，率先建立後蜀政權。後蜀立都於成都，擁有今天的

四川及貴州、湖北、陝西、甘肅各一小部分。古人有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未安蜀先安。但蜀地歷來都只是偏安之地而無力逐鹿中原，即便是大才若諸葛亮，也只能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孟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其時蜀地已偏安多年，民富而國有，與中原連年的內戰相比，可謂人間天堂。設若孟昶久有大志，大可以西蜀之軍力與趙匡胤角逐中原。但孟昶整個表現出來的，卻是一個富貴子弟的奢侈與無能。他的奢侈之驚人，可略舉一例作說明。史書明載，孟昶所用的溺器上也以七寶作裝飾。多年後，當這些東西被作為戰利品送到宋太祖手中時，宋太祖嘆息之餘，立即命人全部打碎，他說，如此奢侈，不亡國才是怪事！

孟昶其實也算是一個有文才的人，據說正是他而不是別人——第一個在新年時，用紅紙書寫了對聯貼在門楣上，他所創作的歷史上第一副對聯是：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工整的對仗，良好的創意，俊逸的書法，都說明這位國君並非是愚笨之徒。又據說，正是他下令在成都的城牆上遍植芙蓉，以後才使我現在居住的這座城市有了芙蓉城的美稱。還據說，在他統治四川的年代裏，四川的蜀繡和蜀錦都達到了最爲完美的生產水平，那條如同玉帶一樣環繞成都的河流裏，到處是濯錦的女子，因此那條河也被稱爲錦江，並沿名到今天。總而言之，我們有理由認定，孟昶是一個聰明的人，一個有創意的人，一個懂得生活的藝術的人。

但是，生活的藝術並不等於治國的藝術，孟昶的創意更多是享樂的創意，而非為天下人計的創意。在五代那樣的亂世裏，一個君王當然可以享受，可以暴躁，因為那原本就只是過把癮就死的翻版。但是，這種快樂肯定得付出血的教訓與代價。

如果說後蜀不願統一天下，那麼它保其險阻，偏安四川也未嘗不可。可令人驚訝的是，後蜀的君臣們竟然昏聩到了輕率地引火燒身的地步：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向孟昶最親信的王昭遠獻計說，你一直沒有大的戰功，現在受到國主重用，此時不建立大功，如何讓人心服呢？他提出，與北漢相約發兵攻宋。王昭遠本是個好大喜功的人，而孟昶除了飲酒作樂外毫無本事，立即批准了這一荒唐的建議。結果，當他派趙彥韜等人攜帶著密信前往北漢聯盟時，趙等人卻立即投奔了宋太祖。這為後來宋兵的進逼找到了最直接有效的理由。

九六二年，剛登上帝位三年的宋太祖趙匡胤已顯出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作為一個由軍人兵變而上臺的帝王，他深深地知道自中唐以來藩鎮割據、軍人擁兵自重對國家前途和帝國前景的不堪想像的後果。他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手下那些擁有赫赫戰功和萬馬千軍的兄弟們的軍權。這種現象和憂慮幾乎歷朝歷代都存在，大多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式的對功臣的大屠殺而收場。但宋太祖決心打破這種歷史慣例，另闢蹊徑。

就在前一年的秋天，宋太祖和他生死與共多年的石守信等人縱情飲酒，酒至半酣，宋太

祖忽然嘆起氣來，眾將問其故，宋太祖說，如果沒有你們，我當不上皇帝，但當了皇帝卻又睡不好覺。石守信等人聽了覺得很奇怪，宋太祖說，皇帝這個位置，有誰不想得到呢？石守信說，現在天下已定，誰還敢有二心？宋太祖說，假設你們的部屬中有人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你們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吧？石守信等人聽了大驚失色，連忙表示並無二心。宋太祖說：

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耳，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果然，次日石守信等人均提出辭職，獲得了宋太祖豐厚的賞賜。

在杯酒釋兵權之後，宋太祖又將王彥超等外地的節度使召入朝中，同樣是在喝酒之時，他非常關心地說：你們都是國家宿舊之將，長期在外邊擔任重要職務，實在太辛苦啊。王彥超等人當然明白太祖所指，隨後也一個個交出了手中的軍權。像宋太祖這樣不費周折不殺一名功臣而除去了功高震主危機的，在中國歷史上並無第二個，以至於明代史學家陳邦瞻也說：「宋太祖君臣，懲五代尾大不掉之禍，盡收節帥之兵，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卓識高見。善於斷割，實為英主之雄略。」

作為一個在亂世征戰多年的過來人，宋太祖同樣明白，國家的穩定是統一整個中國的先

決條件，爲此，他必須實行一種和平政策。這和平政策，首先表現爲一種大度的包容。早在即位的當年，他就立了一塊碑，上書：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所謂柴氏子孫，即是被宋太祖奪了皇位的後周柴榮的子孫。眾所周知，宋太祖的江山是經由兵變後，讓後周恭帝禪讓給自己的，而所謂禪讓，原不過是以武力爲後盾奪取的一種戲擬和表演。縱觀歷史，那些不得不禪讓天下的亡國之君，大抵逃不脫在新朝代裏的一死乃至滅族的結局，因爲新的皇帝總是擔心有人會把這具先朝的政治僵屍抬出來作爲反對自己的旗幟。但宋太祖的江山雖然也是禪讓來的，他卻有足夠的包容和胸襟不殺柴氏子孫，不僅自己不殺，而且也不准後人殺。

至於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在於宋太祖相信這些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之人，之所以對時政提出批評，並不是他們真的要造反要謀逆（即使要造反也不足爲懼），恰恰相反，正因爲他們忠於大宋，因此才會提出批評，對這種善意的批評又如何能用屠刀來對付呢？

有一次，宋太祖在宮中設宴招待群臣，翰林學士王著本是後周臣子，這老先生對宋太祖奪皇位一向不大痛快，竟然借酒發瘋，在宮中掩袂痛哭不已，左右生拉硬扯才將他弄回家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說，王著之所以在宮中大哭，是因為他還在思念周世宗，要求宋太祖重重治他的罪。宋太祖不以為然地說，他不過是喝醉了酒，當年在世宗的幕府裏，我與他很熟的，何況他一個書生哭哭世宗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即使是對那些曾經與自己作對的帝王，宋太祖仍然採取了一種和平之謀，不願意以殺戮來維持政權。宋軍平定後蜀後，大將曹彬密奏：孟昶在蜀稱王三十年，且蜀道千里，若送他至京，恐怕路上有變，不如將孟昶及其重臣們全部處死以防變。結果，宋太祖批示道：「你好雀兒腸肚！」

九六二年冬天，宋太祖開始派間諜入蜀。與此同時，為了便於今後在長江中的水戰，他加緊訓練水軍，自己拿出內帑招募兵士，在汴京朱明門外鑿池引水，作為水軍訓練基地。同年六月，他又命鎮國節度使宋延渥率禁軍數千人組成另一支水軍，另造一池，由他本人親自訓練。

在經過九六二年的戰略決策和隨後兩年的精心策劃後，宋太祖在九六三年輕而易舉地消滅了六個割據政權中最弱的荆南和湖南。九六四年，他將預期目標對準了後蜀孟昶。

王全斌於乾德二年（九六四年）十二月，由鳳州進兵攻蜀，蜀主孟昶聽說宋軍來攻，立即召見那位引起禍端的王昭遠等人來商議。孟昶之母勸他說，王昭遠並不懂兵法，卻好紙上談兵，你把他當親信，恐怕他會誤事的，蜀中有將才的是高彥儔，可你卻因為他的耿直而不任用他，現在國家到了緊要關頭，還是快把他召回來委以重任吧。但孟昶對母親的勸告充耳不聞，依舊任命王昭遠為總指揮。王昭遠在率軍離開成都時，孟昶命宰相李昊在城外為他餞行，宴席上王昭遠手執鐵如意，學著戲臺上諸葛亮的樣子拿腔捏調，他對李昊說：我此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

然而，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和宋軍剛一交手，王昭遠就一敗再敗，後來竟然嚇得無法起床，將指揮權交給手下的一位將軍。在幾次敗仗之後，王昭遠這位以諸葛亮自居的不學無術者，隻身逃離軍隊，跑到東川一個農民家中藏起來，後仍被宋軍所俘。

孟昶聽說王昭遠兵敗後驚恐萬狀，派太子孟元吉為帥，率軍前往劍門。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這位孟太子出征之際，命令部隊的旗幟全部用上等的蜀繡，旗杆則用錦緞包裹，隨軍帶著十幾個姬妾和數百個唱戲的伶人，一路吹吹打打，不像是去打仗，倒像是去郊外踏青，見者無不竊笑。

這時正是冬月，這一年的冬天十分寒冷，遠在汴京的宋太祖脫下身上的貂皮衣帽，令人